

张二棍 荒野的诗行

文 王小柔



《我愿埋首人间》封面

深谷里，一缕烟火从残寺的断壁间升起，两个灰头土脸的羊倌背着背坐在山石上，火堆里的土豆烧得焦黑开裂。地质队钻探工张常春站在山顶望见这缕烟火时，不会想到多年以后，这个场景会化作诗句里“青黄不接的一生”，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以“张二棍”之名，成为那个用文字为荒野立传的诗人。近期，他的诗集《我愿埋首人间》带着山野的尘土与温度出版，304页的诗行里，藏着一个地质钻探工与诗人的双重生命，更藏着一个时代最朴素的疼痛与温柔。

从张常春到张二棍
黑脸膛的诗人来了

见过张二棍的人总会被他那张“与诗意毫不搭边”的脸触动。黑脸膛、小眼睛、浅眉毛、深眼窝，这个常年在野外奔波的北方汉子，走在大街上常被误认为是刚从工地或庄稼地出来。

1982年生于山西省代县的张二棍，命运的轨迹在18岁那年转向荒野。他走进大同市217地质队，成了一名钻探工。此后二十年，他的生活与荒山野岭深度绑定：钻探设备在峡谷里抛锚时，队长得爬上山顶找信号联系厂家；工人们在荒野四散，有人蹲在石头上抽着旱烟想老婆，有人追着野兔跑半座山解闷儿，有人对着山谷骂娘发泄疲惫。时间在这里失去了都市的紧迫，变成了“青黄不接的一生”，在山羊的唇齿间缓慢流淌，发出“咔咔”的声响。年轻的张常春（他的本名）就在这样的时光里，养成了漫山遍野闲逛的习惯，用脚步丈量山谷，用眼睛记录荒野。

“二棍”本是村里人给他起的浑号，带着北方乡村特有的粗粲与倔强。多年后，他将这个名字作为笔名，既是对来路的认领，更是一种创作姿态的宣言。他笔下的世界，正如这个名字的质感——没有精致的雕琢，却有木棍击打泥土的力量，溅起的灰土里藏着最本真的诗意。在诗集《我愿埋首人间》的扉页，他写道，“我住在这人间的哪里／也不过是一场客居”，这句诗像一句自白，道尽了他对生命的认知：每个人都是人间的过客，只有在客居的时光里，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。

地质队生涯里，他见过二十次春

暖花开，二十次黄叶漫卷，更见过无数为生存挣扎的人们，那些碎片像稻草般压在“张常春”身上，直到他需要一个“张二棍”来分担重量。“我希望这个‘张二棍’能用字句把这些运送到纸上，这样我会轻松些。”于是他开始写散文、日记，后来分行成诗，一个地质钻探工就这样在荒野中长出了诗人的翅膀。

他的诗歌启蒙，没有名师的指点，只有荒野的馈赠。在地质队的铁皮房里，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，他把所见所闻写在“工作手册”的背面：“大风从东刮到西，从北刮到南，无视黑夜和黎明”，这是他对荒野气候的记录；“在我的乡下，神仙们坐在穷人的堂屋里，接受了粗茶淡饭”，这是他对故乡的记忆。这些粗糙的句子，后来都成了《我愿埋首人间》里的珍贵诗行。

来自荒野的馈赠
钻探记录成诗歌

张二棍的诗，总是带着旷野的呼吸。他能清晰地记得500个村庄的名字：上花轿村、塌窑庄，黄土高原上被遗忘的黎落。“这些村庄里住着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，每个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故事。”他在诗里为这些村庄立传，为无名者画像。钻探机巨大的轰鸣声里，他听见石匠凿佛的“叮当”声，记下医院里孩子撞墙的“咚咚”声——这些“毫无美感”的日常，经他的笔点化，都成了带着体温的诗行。

他的创作秘诀简单却珍贵：“作为诗人不要唤醒什么，而是等待被唤醒。”“荒野中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，都可能成为唤醒他的开关。初春的花，深秋的风、山泉穿过乱石的形状、腐烂中生长的蘑菇，甚至山猪的婚床、毒蛇的巢穴，都在他的诗里获得了生命。”旷野中的万物，过着比我们精彩一万倍的生活。”这份敬畏让他始终俯身观察，“怎么会趾高气扬，怎么会不卑微、不俯身啊。”

在长期的旷野生活中，人的事其实并不重要，个人的悲欢离合也不重要，自然的野性与生命的感动，会让一个人逐渐走向开阔。这种开阔在他的诗里体现为对自然的深刻共情。“我渴望置身在一个鱼鸟问答的世界里”“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”，这些诗句里藏着他理想世界的向往——一个没有世俗纷扰，只有生命本真的世界。而当他“走向荒草，荒草就是真理；离开荒草，荒草就是圈套”时，又清醒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，这种矛盾让他的诗歌更具张力。

“张二棍”这个名字与诗人身份的割裂，恰恰是他诗歌美学的最佳注脚。当古典诗词还在吟咏“江梅伴幽独”“吴钩霜雪明”时，他却用黑脸膛、土豆、羊粪这些粗粲的意象，构建起“反诗意的诗意”。这种真实性情，让他的诗在苦难中生长出温柔。

苦难与原谅的哲学
才是反诗意的诗意

苦难是他诗歌的重要主题，却不是终点。在《我愿埋首人间》的“辑七：种下高粱，酿新酒，种出桑麻，做新衣”中，《石匠》一诗，“他祖传的手艺／无非是，把一尊佛／从石头中救出来／给他磕头／也无非是，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／也给他磕头”。石匠的手艺里藏着生存的悖论：救佛与囚人，都要磕头。这既是对石匠命运的写照，也是对人间生存法则的隐喻——每个人都在救赎与被救赎、禁锢与被禁锢中挣扎。

最动人的莫过于他对于苦难的“原谅”。这种原谅不是廉价的同情，而是对生存本质的深刻体认。他不喜欢“苦难诗人”这个标签，却愿意坦然接受苦难的馈赠。“我写作时会屏蔽幸福、自私的一面，不是生活中没有美好，而是我想提醒自己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”他更愿用爱、关心、分担、同情来替代悲悯、济世这些沉重的词。在《冬天的人》中，他写道，“冬天的人／像神祇一样走来／因为我在冬天爱上了你”，寒冷的冬天因爱而温暖，苦难的生活因诗意而明亮。这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，让他的诗超越了单纯的苦难叙事。

面对“为何总是写苦难”的疑问，他用诗句作答，“在夜色中／我有三次受难：流浪、爱情、生存／我有三种幸福：诗歌、王位、太阳”。流浪的漂泊、爱情的苦涩、生存的艰难，是他经历的苦难；而诗歌的慰藉、精神的王座、太阳的温暖，是他找到的幸福。这种受难与幸福的共生，构成了他诗歌的精神内核。这正如他在诗中写的，“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／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”，苦难与幸福本就是生命的两面，缺一不可。

落日，是他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，也是他对人态度的象征。“无山可落时／就落水，落地平线／落棚户区，落垃圾堆／我还见过。它静静落在／火葬场的烟囱后面／落日真谦逊啊／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”。这首《太阳落山了》收录在“辑十二：落日真谦逊啊，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”中，落日的谦逊，恰是他的人生哲学：不挑剔人间的美丑，不回避生活的苦难，坦然接纳生命的全部。这种态度让他的诗既有痛感，又有温度。

拿起钻探机，是直面荒野的张常



张二棍

诗人，山西省作协兼职副主席。本名张常春，1982年出生，山西省代县人，就职于山西省地质勘查局。出版诗集《旷野》《入林记》《我愿埋首人间》等。

春；拿起笔，是书写人间的张二棍。这种双重身份的拉扯，让他的诗歌充满张力。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“在食物链的底端，隐藏起自己的怯懦和多疑”，却又“一次次把双眼蒙住，期待着睁开的刹那，就可以置身于一个植物世界里”。这种对现实的隐忍与对理想的向往，构成了他创作的原生动力。

在钻探与诗歌之间
有双重生命的拉扯

地质队的工作塑造了他的观察方式。常年野外作业让他习惯了“从黎明到黄昏，阳光充足，胜过一切过去的诗”的生活节奏，也让他对自然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。他能从“远处一片光秃秃的杨树林，枝丫上零星挂着几只四处漏风的鸟巢”中，看见“再也没有比那更清贫的家了”；能从“一条深深的小径”返回时，发现“头顶已挂满露水，脚印里落满了迷路星辰”。这些在《我愿埋首人间》的“辑三：脚印里，落满了迷路的星辰”中出现的诗句，都是他用钻探工的脚步丈量荒野，用诗人的眼睛捕捉诗意的证明。

这种双重身份也让他对“人间”有了更复杂的理解。作为钻探工，他见过人间的粗粲：工友因工伤断了手指，老乡为了几亩薄田争执不休，流浪者在桥洞下蜷缩过冬；作为诗人，他又能从粗粲中发现温柔：断指的工友用残手抚摸孩子的脸，争执的老乡在暴雨中抢出一袋种子，桥洞下的流浪者给流浪猫留半块馒头。这些观察都化作了诗句，“一个人太少了／我只能是桑，是槐／被别人指着，骂着的时候／我不能+1，不能点赞／不能既指向自己，又骂向自己”，道尽个体在群体中的孤独与坚守。

他在诗歌中坦诚面对这种身份的矛盾。“在无穷的对峙里，我长成了自己

的仇人／面也不和，心也不和／现在，我对这个不堪的自己／也无能为力了，总是一边像个佞臣／谄媚着，君王般傲慢的自己／一边，仿佛多疑的暴君／对这个谏官般苦口婆心的自己，屡动杀机”。这首《与己成仇》，将自我的拉扯写得淋漓尽致。他既想做“远方的忠诚的儿子”，又不得不做“物质的短暂情人”；既渴望“鱼鸟问答的世界”，又挣脱不了“食物链的底端”的现实。这种矛盾没有让他迷失，反而成为养分——他的诗因此更真实，更贴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。

随着诗集《我愿埋首人间》的出版，他的诗人身份被更多人知晓，但他始终没有丢掉钻探工的底色。“小开本，口袋书，随身装，随时读”的出版设计，恰如他的诗歌风格——朴素、便携，却能在不经意间击中人心。他拒绝被贴上“精英诗人”的标签，坚持“诗意不在远方，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，在我们身边的人间烟火中”。这种坚持让他的诗始终扎根大地，带着泥土的芬芳。

我要始终埋首这人
间诗歌是救赎也是宿命

“地质钻探诗人”的标签背后，是张二棍对诗歌的敬畏与依赖。张二棍为挽留母亲的生命卖掉房子，累得趴在桌上的模样让人心疼。这个常年在旷野行走的诗人，太需要精神支撑了，而诗歌恰是他的救赎。

“用诗歌发声的人，不免会生出在文字里做个蜘蛛侠的感觉。”他拿自己和李白、杜甫比，和同时代的诗人比，深知自己的渺小，却更清楚笔下那些沉默者的无助，“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笔。写下来，这是动力，也是无力。”

这种无力感催生出最坚韧的创作。他的诗里，乡愁不再是传统的田园

牧歌，而是“县愁、省愁、星球之愁”，是“房愁、碗愁”，是每个游子对归宿的寻觅；神灵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和凡人一起分食烤红薯，接受粗茶淡饭的朴素；连落日都带着人间的温度，平等地照耀着棚户区与垃圾堆。

评论家谭五昌说：“张二棍的诗充满生命的痛感与灵魂的哀伤，拒绝肤浅的欢乐，用朴实的语言展现了底层生存图景。”在这些痛感背后始终有一束光——那是诗歌的光，是希望的光。

“因为苍天在上，我愿埋首人间”，道尽了他的写作姿态。这不是妥协，而是对人间最深的敬畏。就像那个背着受伤的羊找钻探队的老羊倌，羊快死了，老羊倌快哭了，张二棍从中看见“许多时候，人也是这样”。他把这些瞬间刻进诗里，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为了让每个在现实中摸爬滚打的人，都能窥见自己。“人间之诗”是对张二棍作品最好的定义。他写贩夫走卒，引车卖浆者流，写平常却惊心动魄的人间景象。作为亲历者，他与这些人心心相连，笔下的文字自然能引起共鸣。他的诗集在诗歌出版低迷的环境中能够加印上万本，便是证明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的诗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超越性与神性，又让神性最终回归人间，他说：“是为了发扬、拓展、丰富人和人生。”

人间或许有苦难、有困顿、有荒诞，但只要太阳、有心上人、有街上的烟火，就值得“埋首”相待。这种热爱，让张二棍在“三次受难”中，依然能找到“三种幸福”；让他在“万人都要将火熄灭”时，“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”。

如今的张二棍减少了奔波，将更多精力投入创作，但荒野的记忆从未褪色。初春的花、深秋的风、山泉的形状，仍在他脑海中美鲜活。他依然是那个“在无穷的对峙里，长成了自己的仇人”的矛盾体，一边谄媚着傲慢的自己，一边对苦口婆心的自己“屡动杀机”。但他知道，诗歌是自证的过程，底层、深渊、苦难、卑微可能是某些诗歌的要义，但不是写作者的符号，他也可以写天使、殿堂、发动机、大学。

翻开《我愿埋首人间》，那些来自荒野的诗句扑面而来：羊倌的烟火、石匠的凿声、撞墙的钝响，最终都化作原谅的温柔与埋首人间的坚定。这个黑脸膛的诗人，用二十年地质队生涯积攒的尘土，和十年诗歌创作提炼的星光告诉人们：诗意从不在远方的星空，而在埋首人间的刹那——因为苍天在上，所以人间值得。当微风翻起书页，那些诗句像荒野的草一样生长，像落日一样温柔，提醒着每个在人间摸爬滚打的人：你来自人间一趟，总要看太阳，总要为这人间，留下点什么。（图片由张二棍提供）

讲述

“戏语疆来”普及传统文化，“智润疆心”提供心理课程

将科技创新应用于援疆支教

口述 张宁 采写 张洁

当物质的馈赠仅能换来孩子短暂的微笑时，真正的教育援助该如何破题？不久前，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援疆支教团通过实践给出了一个答案：他们为边疆孩子量身打造“戏语疆来”“智润疆心”等手机应用程序，引导孩子们走进戏曲世界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用科技赋能教育，以陪伴温暖童心。支教团团长张宁说：“投身边疆教育，是一场需要情怀更需行动的远征，在当下，充分利用高科技、利用人工智能援疆支教，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”

用心设计课程
助力边疆教育

决定去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支教，是出于教育工作者朴素的信念：让教育的光照到每一个有需要的角落。我觉得，每个孩子，无论生在都市还是边疆，都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我希望当地学生带去知识，也渴望倾听他们内心的感受。

我们支教团带去了语文、数学等主课辅导，并以体验式学习和跨学科融合为核心，进行了多元化的教学设计。例如：美术与环保课，设计环保

布袋绘画，将美学教育与生态意识结合，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环境，提升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与社会责任；地理与工程课，通过制作微型风力发电机，将当地丰富的风能资源转化为实践课题，增强学生对家乡资源的认知与科技应用能力。学生们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创造，在动手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，他们说：“原来学习这么好玩！我第一次知道地理和发明也有关系！”

我们还开展了“胡杨精神”主题班会和“津和童心绘”活动，融合天津与和田的一些文化元素，比如：把京剧脸谱与新疆图案结合，把心理课改编成胡杨主题游戏，借助文化共鸣传递知识。我们还为当地教师提供了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培训，推动教育方法创新，形成了可复制、可适配的教学模型。

我们团队在民丰县多所学校发放并回收了万余份问卷，体会到戏曲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认知断层，便利用午休、周末时间，带领学生们从戏曲的唱腔、妆容、服饰切入，进行沉浸式学习与排演，实现“从听到演”的浸润。

支教团遇到的最大挑战，是如何打破心理与文化的隔阂，真正走进边疆学生的内心世界。许多学生内向、



支教团成员给当地学生排戏。（图片由张宁提供）

认生，单纯的上课和物质帮助，难以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。于是，我们用陪伴代替说教，跟他们交朋友，课间跟他们学维吾尔语、学跳民族舞、做游戏，学生们也把我们当成亲人，分享自家的馕，教我们认沙漠里的植物。

让我感动的是，支教结束回天津后，我们支教团的成员仍与当地学生保持着联络，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成长。这种双向的情感流动，让我们深刻理解到援疆不仅是付出，更是一场共同的生命成长，真正的教育可以跨越山海，实现心与心的对话。

天津与和田的情感，就体现在这些细微而坚实的日常之中——它在一堂课、一封信、一份牵挂里默默生长，

汇聚成促进民族团结、助力边疆教育的力量。对我而言，当我亲眼看到当地学生因我们的课程眼神发亮，因我们的陪伴逐渐打开心扉，我愈发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教育的力量在于唤醒而非灌输。我重新审视教师的使命，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，更是在不同的土壤里播下种子，静待花开。

参加支教团的大学生通过实践褪去了身上的稚气，变得务实而坚韧。许多同学表示：“以前觉得，为国家作贡献离自己很遥远，现在明白了，教好每一个孩子，做好每一件小事，就是为国家作贡献。”这种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蜕变，以及脚下沾满泥土的踏实感，正是这段人生旅程赋予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
“智润疆心”应用程序
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

在民丰县，我们遇到一个名叫阿依努尔的女孩。她读七年级，有一双像星星一样闪亮的眼睛，可又总是沉默地低着头，像一株默默生长的野草。班主任告诉我们，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地务工，她的内心常感到孤独。我们拿出书包和文具送给她，她笑了一下，但眼中的迷茫并未散去。我想，物质帮助虽然很有必要，但难以改变一个人的内心，真正的援助不仅仅是给予，也需要陪伴、赋能和照亮。

我们开发了“智润疆心”手机应用程序，致力于构建一座跨越千里的“彩虹桥”，既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课程和倾听通道，又注重培养当地教师成为心灵关怀的“持钥人”，让爱心之树真正扎根。

阿依努尔成为我们平台代言符号“小阿依”的原型。这个身穿民族

服饰、手握星星钥匙的女孩，不再只是一个人物形象，更是一种精神的陪伴与认同。她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：我也曾沉默，但开口诉说，心就亮了。“小阿依”活跃在平台的各个界面，以游戏化学习、叙事陪伴等方式，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，带给他们温暖与启迪。

这款应用程序以“情绪识别——文化浸润——数据支持”的三阶干预体系进行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：当模拟考试失利的学生陷入焦虑情绪时，人工智能情绪识别系统如同敏锐的心灵捕手，捕捉低落情绪，自动推送定制内容，如胡杨在风沙中屹立千年的生命故事，或丝路上行者克服艰险的文化叙事，引导学生进行认知重构，让他们理解挫折的普遍性与成长性。而在后台，通过分析登录轨迹、互动频次、情绪曲线，生成专属心理健康报告，为教师提供及时预警和关怀依据。

在“智润疆心”中，传统文化也被转化为可感知、可参与的心理疏导资源，例如：胡杨被誉为沙漠英雄树，“胡杨成长计划”鼓励学生记录克服困难的过程；丝路寓意连接与互助，“丝路友伴行动”代表了团队合作，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不是“孤岛”；年画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，通过创作主题年画，学生可以在艺术表达中宣泄情绪，表达思想。

支教团队接力探索
传承机制落地生根

未来，我们计划以民丰县为起点，试点先行、分层推广，让“智润疆心”逐步覆盖全部和田地区乃至新疆全区，希望“小阿依”能成为孩子信任、教师认可、家长放心的小伙伴。

今年，我们的“戏语疆来”手机应用

程序项目参加了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并荣获奖项，这是对我们从理念到实践的双重认可，也吸引了更多资源关注边疆教育与文化传承。在这个应用程序中，我们通过自主研发，以亲切可爱的“阿娜尔”形象引导用户体验戏曲艺术，又设置了戏曲微课堂，将标准化戏曲课程推向京津冀、长三角等地区。另外，我们团队还计划在中亚各国重点城市设立戏曲文化体验中心，举办“中国戏曲周”活动。

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们，在技术开发、文化设计、实地调研与资源协调中不断磨合，形成了高效协同、互补共进的合作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提升了团队成员的社会责任感：从直面边疆学生的真实困境，到以科技与人文结合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，再到持续迭代服务、扎根实践，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，强化了年轻人“用科技服务边疆、以文化凝聚认同”的使命担当。

通过我们支教团队的接力探索，一套兼具延续性与传承性的系统机制落地生根。每批队员启程之前，都会接受往届骨干人员的培训，将民风民俗的智慧结晶、跨文化沟通的艺术精髓、典型案例的宝贵经验、心理干预的科学方法逐一传递。《支教工作手册》与《文化融合课程库》，如同流动的知识火炬，在交接中焕发着新生。我们还依托数字桥梁，让课程设计、学生成长数据等资源突破时空的界限，沉淀为可远程继承的“数字支教遗产”，打破了人员轮替导致的资源断层。

我们想建议后来者：先做“学生”，再做“老师”——真诚了解当地文化与生活，相信情感比教材更有力，用耐心与真心构建信任。我们不仅仅要做支教者，也要做文化互通的桥梁、心灵播种的园丁，书写有温度的中国故事。